

短刀行

第一章 冷月千秋关

更深、夜静。凄清的月色淡淡照在青石板铺成的大街上。大街上空无一人，只有街尾“大关客栈”的招客好笼仍在夜风中摇晃。

“大关客栈”是千秋关唯一的客栈，而千秋关也并非大关口，只不过是皖、浙交界的一个小镇甸，平日旅客少得可怜，往常到了这个时刻，早已收灯就寝，可是今天却有点反常。

不仅店门未关，店里的伙计还不时探首门外张望，似乎正在等待着什么人。

如此深夜，还有谁会路经如此荒僻的地方？

忽然间，一阵急骤的马蹄声响遥遥传了过来，十几匹健马转眼便已冲入镇内，踏过沉寂的大街，同时勒缰在客栈门前。

但见健马昂嘶，人影落地，十几名青衣大汉目光一起落在那名迎接出来的伙计脸上。

那名伙计什么话都没说，只伸出三个指头朝上一比，立刻有几名大汉腰身一拧，便已纵上了楼檐。为首一个四十出头的矮胖子也推开那名伙计，带领这其他几人一阵风似的冲进店门，直扑楼上，抬脚便将天字三号房的房门踹开来。

房里灯光晃动，灯下一个背门而坐的年轻女子却动也没动，只专心在刺绣，连头都没有抬一下。躺在床上的一个老人，反倒将身子往上挪了挪，半靠半坐的倚在床头，满脸惊愕的望着那个矮胖子。那矮胖子一见那老人的脸孔，急忙倒退两步，冷笑道：“我当哪个有这么大的胆子，原来是‘千手如来’解老爷子。”

“千手如来”解进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暗器名家，他的女儿解红梅也是此道中的高手，难怪其他那几人听得也跟着那矮胖子连连倒退。还有一人已退出门外，一副随时准备开溜的样子。

解进却双手藏在被里，一点动手的意思都没有，只轻轻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老夫的胆子一向不大，从来不敢惹是生非，这次不知何故惊动了‘青衣楼’，又有劳‘矮判官’孙舵主大驾亲临，实在罪过得很。”

那“矮判官”双手一翻，一对百链精钢的判官笔已护在胸前，厉声喝道：“姓解的，你少跟我装模作样，老子没空跟你闲扯，说人呢？”

解进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矮判官一字一顿道：“沈玉门。”

解进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沈二公子？”

矮判官道：“哼！”

一旁的解红梅也闻之动容，道：“沈二公子还没有死？”

矮判官道：“无论是生是死，我都要把他带回去。”

解进哈哈大笑道：“孙舵主，不要开玩笑。如果沈二公子真的没有死，凭你们这几个人，就能把他带回去么？”

解红梅紧接道：“就是嘛！连你们少总舵主都不是人家的对手，凭你，行么？”

矮判官冷笑一声，突然喝道：“马成！”

那名已退出门外的大汉，身形猛地一颤，道：“属下在。”

矮判官甩首道：“过去看看他们有没有把人藏在床底下！”

那名叫马成的大汉“呛”地一声，钢刀先抓在手里。然后才战战兢兢的走进来，刚刚走到矮判官身旁，只觉得脚下一浮，身体已被矮判官抛起，直向躺在床上的解进飞去。

其他人也个个兵刃出鞘，一起扑向那张床。只有矮判官双笔一分，上取解红梅那张俏丽的脸蛋，下点她微微耸起的酥胸，似乎非一举置她于死地不可。

解红梅年纪虽轻，江湖经验却极老到，足尖一挑，身下的木凳已然飞出，刚好将矮判官的攻势阻住，手中一把钢针却向窗外打去。

窗外连声惨叫中，已有几个人栽下楼去，但仍有一名大汉破窗而入，对着解红梅的脑袋就是一刀，动作剽悍已极。

解红梅身子往后一仰，脚拨那持刀大汉下盘。两手又已接连打出，左手的菩提子打向床铺，右手的弩箭直射矮判官的双足。

惨叫之声又起，扑向解进的那几名大汉纷纷栽倒，矮判官却在这时陡然翻起，双笔狠狠的刺入床上隆起的棉被中。

房里所有的打斗登时停顿下来，每个人都吃惊的瞪着几乎整个扑在床上的矮判官，被里那人也正惊骇万状的望着他，但却不是“千手如来”解进，竟然是刚才被他抛出去的马成。

解进这时却已站在马成原来准备开溜的地方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孙舵主，你未免也太狠了，怎么六亲不认，连自己的属下都痛下毒手？”矮判官吭也没吭一声，矮胖的身体已象根木桩一样，整个僵在那里。解进走进来仔细一瞧，也不禁整个僵住了。

原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一柄乌黑的长剑穿墙刺入，剑尖刚好刺进了矮细密的咽喉。

随同矮判官前来的“青衣楼”大汉，只剩下三个人还站在房里，但已个个刀头下垂，面露惊惶之色。解进凝视了三人一阵，才咳了咳，道：“如今孙舵主已被刺身亡，你们三位何不高台贵手，放我们父女一马？”那三名大汉相互望了一眼，同时似点头、似哈腰的哆嗦了一下。

解进即刻道：“多谢三位网开一面，回去务请上转你们萧楼主，孙舵主虽然死在解某房中，人可不是我父女杀的，这笔帐可不能记在我们头上。”那三名大汉急忙答应。

解进又道：“还有，解某并没有藏匿任何人，我想一定是传递给你们消息的人搞错了。”那三名大汉连忙点头，好像他说什么都是对的。

解进走到床边，将垂下的被单撩开，道：“你们最好看清楚一点，回去也好跟上面交代。”那三名大汉只有硬着头皮弯腰朝床下瞧了瞧。而就在这时，那柄穿透墙壁的长剑猛然收了回去，矮判官的尸身被带得往前一扑，双脚整个悬起，登时吓了那三人一跳，慌不迭的退到门口，却没有一个人趁机冲出房门。

解进笑笑道，“三位可以请了。”

那三名大汉连连点头，脚下竟动也不动。过了半晌，其中一人才指指那扇破碎的窗户，嗫嚅着道：“我们可以从那边走么？”解红梅身子往旁边一让，道：“请！”但见灯影轻摇，三名大汉飞快的自破窗鱼贯而出，转瞬间马蹄声已远去。

解红梅这才移步解进跟前，轻声道：“爹，方才那口剑，我愈想愈像青城韩二侠的寒铁剑。”解进没有回答，只朝门外指了指。

门外果然有个应座道：“解姑娘不但暗器手法妙绝，眼力也高人一等，实在令人佩服。”

说话间，一名面蓄短须的中年人闪身走了进来。解进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难怪那三人不敢出去，敢情是霍大侠堵在外面。”原来这个中年人正是名满武林的‘青城四剑’之首，人称‘君子剑’的霍天义，解红梅刚刚提到的韩二侠，便是‘霹雷剑’韩昌。

霍天义匆匆掩上房门，先向解进父女施了一礼才道：“两位受惊了。”解进微微一怔。

道：“青衣楼找的莫非是你们弟兄两个？”霍天义道：“不是两个，是四个。”解进皱眉道：“你们怎么把青衣楼给得罪了？”霍天义道：“方才两位不是已听矮判官说过了么？”解进霍然动容，道：“真的是为了沈二公子？”霍天义点点头，而且还叹了口气。解红梅忍不住插嘴道：“沈二公子真的没有死？”霍天义道：“还没有死，不过伤势却很严重。”说到这里，又是一声沉叹，道：“我们弟兄也知道青衣楼万万得罪不得，可是碰到这种事，我们能袖手不管么？”解红梅立刻道：“当然要管。”解进也不禁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当然要管……问题是怎么个管法？”

霍天义道：“本来以我们弟兄四人的能力。把他悄悄送回金陵也并非难事，只可惜他的伤势太重，非立即治疗不可，所以我们才不得不挺而走险，跑到青衣第三楼的势力范围里来……”

解进截口道：“你们莫非是来找梅大先生的？”霍天义道：“不错。”解进摇头道：“你们能想到梅大先生，青衣楼的人也会想到。说不定你们赶到那里，人家早就布好陷阱等着捉人了。”霍天义道：“没法子，因为除了梅大先生之外，我们实在想不出还有谁能图治如此严重的伤势。”解进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但不知沈二公子的伤势，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？”霍天义唏嘘道：“只不过比死人多了一口气而已。”解红梅忽然道：“你能不能带我爹去看一看，也许可以想办法先把他的伤势稳住。”

霍天义神情一振，道：“解大侠莫非也精通医道？”解进淡淡道：“精通可谈不上，刀头砥血的日子过久了，多少总能学到几手。”霍天义却毫不迟疑道：“二位请跟我来！”

话刚说完，人已到了门外。

床上果然躺着一个只比死人多一口气的年轻人。昏暗的灯光照着他苍白得可怕的脸，所有的血色已全都染在他的衣服上。他的衣着虽已脏乱不堪，但仍可看出十分考究。他的脸色虽已了无生气，但看上去仍然英气逼人。

解红梅不由多看他几眼。道：“这人真的就是鼎鼎大名的沈玉门沈二公子？”

身后立刻有人答道：“绝对错不了，别说他的人还完整无缺，就算只剩下一条膀子，我也绝对不会认错。”

说话的是“霹雷剑”韩昌，赶过来挽起那人左袖的却是人称“闪电剑”的三侠方烈。他指着那人左臂上一道尺许的伤痕，道：“这条刀疤，就是为我们青城派留下来的痕迹。”

霍天义一旁感叹道：“不错。那年若非沈二公子赶来增援，我青城派只怕早就在江湖上除名了。”

韩昌大声接道：“而且欠他们沈家的，并不只我们青城一派，中原各大门派几乎都受过人家的好处，尤其是少林那些和尚……当年沈大公子如非为他们身负重伤，也不会如此英年早逝，金陵沈家的声势也不至于像如今这么单薄了。”

方烈也长叹一声，接道：“那当然，如果沈大公子不死，哪还有他青衣楼嚣张的份！”

解红梅又忍不住道：“沈大公子之死，对武林的影响真有这么大么？”

方烈道：“怎么没有？倘若他还活在世上，至少各大门派不会像一盘散沙一样，个个闭关自守，任由青衣楼那群败类胡作非为。”

霍天义立即道：“所以这个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叫他死掉，否则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人可以影响武林各大门派了。”

解红梅听得脸蛋都急红了，急忙拽着解进的袖子，道：“爹，你就赶快救救他吧！这个人死不得的。”

解进轻叱道：“不要吵，你没看到我正为他把脉么？”

解红梅果然不再言语，霍天义弟兄三人也个个屏息以待，神色一片凝重。解进这时的神态，反而显得有些不太安定，原本微微闭起的双眼忽然睁开来，目光里充满了惊奇之色。

解红梅一旁急急道：“怎么样？还有没有救？”

解进理也不理她，只匆匆将那人的衣襟撩起来，喊了声：“灯！”

解红梅急忙将灯端过来，一张俏脸却整个撇开，涨得比那人血迹斑斑的胸膛还要红。这时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重伤的年轻人身上，谁也不会留意到解红梅的娇羞之态。解进更是全神贯注在那人伤口上，仔细的察看许久，才道：“你们给他敷的是什么药？”

霍天义道：“不瞒解大侠说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药，这是沈二公子自己带在身上的，我们只是替他敷上去而已。”

解进道：“在你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他的伤口上是不是已经敷了药？”

霍天义道：“当然敷了。我们发现他不过才三天，而他跟青衣楼的冲突，却是半个月之前的事，如果当时没有敷药，哪里还能活到现在！”

解进指着那年轻人一条自右肩一直延伸到右腹的刀口，道：“各位请看，像这种伤势，他自己还怎么能够敷药呢？”

霍天义皱眉道：“对啊！我想前面那十几天，一定有人在旁照顾他。”

解进道：“而且一定还是一个精通医道的人。”

霍天义想了想，道：“可能。”

解进道：“可是人呢？他总不至于管到一半就跑掉，除非她有意把这副担子甩给你们四位。”

霍天义又将眉头紧皱起来。

原本守在门旁的韩昌忽然走上来，道：“咱们何必为过去的事伤脑筋，眼前最要紧的是怎么让他在见到梅大先生之前，伤势不再恶化。”

方烈即刻接道：“二哥言之有理。总之无论如何，咱们也得把沈二公子这条命保佐。”

霍天义道：“对！就算拼着咱们四条命不要，也得叫沈二公子活下去。”

解进叹了口气；道：“这么一来，恐怕就不止四条命了。”

解红梅毫不犹豫道：“六条。”

解进道：“不错。为了这六条命。我不得不再慎重的请教各位一句，这

个人当真是沈玉门沈二公子么？”

方烈马上将那年轻人少许搬动了一下，指着他后腰上的一道疤痕道：“解大侠请看，这一条就是他去年独闯‘神龙教’总坛所负的伤。那一战曾经震惊江湖。不知贤父女有没有听人说过？”

解进默然不语，解红梅却在拼命的点头。

方烈又撩起那人的裤脚，露出一块淡红色的伤痕，道：“这一块便是蜀中唐三姑娘的杰作，虽然只是两人之间的一点小冲突，但当时却也轰动得很。”

解红梅没等他说完，便已噗嗤一声笑了出来。

方烈又道：“解大侠可曾听说过沈二公子独战秦岭七雄那档子事？”

解进终于开口道：“那是沈二公子成名之战，我曾听很多人提起过。”

方烈随手一拽，已将那人腰带松开，刚刚掀起裤腰，又急忙盖住，似乎直到此刻才发觉解红梅的存在。解红梅粉脸又是一阵发烧，忙不迭的把油灯往解进手中一塞，转身跑到窗口，背对着众人在窗台上坐下来。

方烈这才又揭开那人裤腰，往里一指道：“你看小腹上的那道剑痕，便是那时留下来的。虽然害他躺了足有半年之久，却也使他名声大噪，同时也让武林同道庆幸金陵沈家后继有人。”

霍天义紧接道：“而且我们四弟也正因为目睹那场血战，方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因此才重返师门，痛下苦功。我的剑法能有今日的小成，也可以说完全是沈二公子所赐。”

方烈双手一摊，道：“试想凭他身上这些安不上也取不掉的标记，还不能证实他的身份吗？”

解红梅远远的抢着道：“当然能。这人毫无问题，一定就是沈二公子。”

解进道：“但愿他是，否则咱们这六条命就丢得太不值得了。”

说着，忽然高举油灯，诧异道：“咦，郭四侠呢？”

原来直到现在，他才发觉房里少了个人。

霍天义即刻说道：“天未亮时，我就派他去请梅大先生了，但愿他能碰到人。”

方烈略显不安的接道：“无论能不能碰到人，现在也该是回来的时候了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坐在窗台上的解红梅突然叫道：“有人进来了，我看八成就是郭四侠！”

韩昌立刻开门迎了出去。过了一会，果然见他带着一个体型魁梧的汉子走进来，那人正是青城四侠中剑法最高、年轻最轻的“追风剑”郭平。

霍天义迫不及待道：“事情办得怎么样？”郭平未曾开口，便先叹了口气，才道：“这条路是走不通了。”霍天义一怔，道：“连沈二公子的事，他都不肯来？”郭平道：“并非梅大先生不肯来，而是在三天前他就遇害了。”霍天义身形猛地一颤，道：“什么？你说梅大先生已经死了？”郭平黯然道：“不错。”

霍天义倒退两步，失魂落魄的跌坐在一张板凳上，再也讲不出话来。

韩昌却大吼起来，道：“青衣楼简直疯了，对梅大先生这种人。他们居然也下得了手！”

方烈长叹一声，道：“如此一来，沈二公子这条命恐怕也完了。”

解进忽然道：“还没有完。”

众人听得全都闭上了嘴巴，每个人都两眼直直的望着他。

解进道：“梅大先生的遇害，固然是武林一大损失，但对这个人的生死却毫无影响。”霍天义怔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解进道：“因为……他身上所敷的药，就是梅大先生的‘雪莲生肌散’。”霍天义登时从板凳上弹起来，冲到床边，在那年轻人伤口上嗅了嗅，道：“咦？他身上怎么会带着梅大先生视若性命的武林圣药？”解进沉吟着道：“如果我所料不差，在你们之前照顾他的那个人，极可能就是梅大先生。”霍天义一面点头，一面道：“这么说，沈二公子这条命是有希望了？”解进道：“那就得看我们能不能把他安全的交到沈家手上了。”

众人听得不约而同的垂下头，好像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

就在这时，坐在窗台上的解红梅突然道：“咦，他们急着往外搬东西干什么？”

霍天义急忙跑到窗边，朝外瞄了一眼，道：“不好！他们要放火。”

韩昌大叫起来，道：“这批家伙也太没有人性了，我们索性先杀他个片甲不留再说！”

说完，转身就想冲出去。

霍天义喝道：“不可冲动！”

韩昌只得停住脚，道：“除此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可行？我们总不能白白烧死在里边吧！”

霍天义道：“稍安勿躁，且让我先跟解大侠商量一下，再作打算。”

说着，大步走到解进面前，突然跪倒在地，道：“解老前辈，晚辈弟兄有一事相求，务必请你老人家应允。”

那三人一听，也同时跪了下来。

解进惨笑道：“你这一称晚辈，我这条老命只怕已经去了八成。”

霍天义忙道：“晚辈情非得已，还请你老人家包涵。”

解进指着床上那人，道：“你是不是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塞给我？”

霍天义尚未来得及回答，解红梅已抢着道：“爹，他不是山芋，他是沈玉门沈二公子啊！”

解进沉叹一声，道：“好吧！就算他是沈玉门，你们把他交给我之后，是不是打算出去跟青衣楼那批人拼了？”

霍天义立刻道：“晚辈还不至于那么愚昧。晚辈只想以身作饵，设法把青衣楼的人引开，好让你老人家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；”

解进道：“你不要想得太过天真，青衣楼那批人诡诈得很，你想把他们引开，恐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

霍天义道：“如果晚辈把隔壁的死人带一个出去，或许可以骗过那些人。”

方烈附和道：“对，找个体型差不多的，把沈二公子的衣服往他身上一穿，哪怕眼力再好的人，也很难分辨出真假。”

解红梅一旁赞道：“这个办法不错，爹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解进只好点点头，道：“恩，的确不错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那你还迟疑什么？再拖下去，他们真要放火了。”

解进又迟疑了一阵，方道：“你们尽跪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动手准备！”

霍天义神情一振，道：“您老人家答应了？”

解进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事到如今，我不答应，行么？”

霍天义等人一走，楼下那些忙着往外搬东西的人手，即刻停了下来。

解红梅急忙转回天字三号房，将随身衣物很快就收拾妥当，一副马上就要走的样子。穿在那年轻人身上，然后竟抱着那人走向三号房里，随手把他扔在地上。

解红梅大吃一惊，道：“爹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解进道：“把尸首集中，好等着他们来清点人数。”

他一面说着，一面从另一具尸体上弄了点血迹，涂抹在那年轻人脸上。

解红梅蹙眉道：“何必再多费手脚，现在一走了之，岂不省事得多？”

解进道：“如果现在出去，不出半个时辰，就会落在他们手里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解进道：“我方才不是说过么，青衣楼这批人诡诈得很，想骗过他们，就非得做得天衣无缝不可。”

说话间，门外已响起了脚步声，只见刚刚替青衣楼指路的那名伙计，鬼鬼祟祟的走进来，朝地上扫了一眼，道：“咦？怎么少了一个？”

解进立刻把棉被一掀，道：“在这里。”

那伙计道：“这小子倒会选地方，死都要死得比别人舒服。”

解进没答腔，一只手却已伸进怀里。

那伙计急忙摆手道：“你老人家不必向我下手，我只不过是名小伙计而已。”

解进慢慢的把手掏出来，手里已多了锭白花花的银子，和颜说色的望着那伙计，道：“你不要紧张。我只是赏你点银子，请你替我们换个房间，这房间我们是住不下去了。”

那伙计喜出望外的接过了银子，道：“那好办，天字号房统统都空了，随便你们住哪一间。不过你们最好明天一早赶快离开，县里的官差可难打发得很，万一被他们碰上就麻烦了。”

解进道：“多谢关照，天一亮，我们就上路。”

那伙计道：“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明天早晨我不在，不过我会交代柜上到时把你们叫醒……”

说着，目光色迷迷的在解红梅身上转了转，道：“要不要帮你们雇辆车？”

解进忙道：“那倒不必。我们是穷人，哪里雇得起车？”

他嘴里说得寒酸，却又取出锭银子塞在那伙计手里。

那伙计这才一步一哈腰的退出房去，临出门还在解红梅微微耸起的酥胸上死盯了一眼。

解红梅狠狠的啐了一口，道：“这个死王八蛋，我真恨不得给他一刀。”

解进急忙探首门外瞧了瞧，道：“你若真给他一刀，我们父女就再也离不开千秋关了。”

解红梅忿忿道：“我就不相信凭青衣楼那些喽罗，就能拦得住我们。”

解进指着地上那年轻人道：“就算我们闯得出去，可是这个人怎么办？我们总不能把他丢在这里不管吧？”

解红梅不讲话了，脸上的怒气也登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解进看得眉头一皱，道：“梅儿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十九了……我是说再过几个月就十九了，爹突然问我的年

龄干嘛？”

解进道：“老实告诉爹，这些年来，你的心里有没有喜欢的人？”

解红梅不假思索道：“有。”

解进吓了一跳，道：“是谁？你怎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！”

解红梅嗤嗤笑道：“就是爹呀！做女儿的喜欢爹，难道还要每天挂在嘴上不成？”

解进松了口气，道：“你不要胡扯。我是问你除了爹之外，有没有其他男人？”

解红梅俏脸一红，道：“当然没有。自从娘死了之后，我跟爹就没有一天离开过，如果有，爹还会不知道么？”

解进长叹一声，道：“日子过得真快，转眼你都快二十了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可不是嘛！这些年爹也显得老多了。”

解进怜惜的望着解红梅，道：“爹几乎忘了你已经长大成人了。等这次事了之后，如果我父女还有命在，爹一定想办法给你张罗个合适的婆家……”

解红梅截口道：“我不要嫁，我要一直陪着爹跑江湖。”

解进苦笑道：“那怎么可以！你总不能为了陪爹跑江湖，把自己的终身大事都给耽误了。”

解红梅跺脚道：“我说不嫁就不嫁，我绝不能留下爹孤零零的一个人在江湖上受苦。”

解进只好点头道：“好，好，那是后话，暂且不提也罢。咱们且先搬到最后那间房去再说。”

解红梅急道：“爹，别搬了，还是赶快走吧！”

解进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时间还充裕得很。你先用灯光把外面的眼线帮我引过去，我好趁机溜出去探探情况……也好顺便找个可以隐藏这个人的地方。”

说着，足尖还在那年轻人头上拨了拨。

解红梅紧张叫道：“爹，你不要忘了，他是沈二公子呀！”

解进淡淡道：“我知道，所以我才尽量想办法把他安全的带出去。”

解红梅不再多说，左手拎起包袱。右手端起油灯，毫不迟疑的走了出去，走到隔壁门前，腰身一摆，已将房门挤开，高举着油灯朝里照了照，然后又转到第三间，又将房门挤开来，同时手里的油灯又高高的举起。如此一路照下去，直走到最后一间，才将油灯摆在床头的一张茶几上，随手把包袱往桌上一甩，人又飞快的冲回了天字三号房。

房里的解进早已不见，只有那年轻人依然躺在几具尸体中间。

暗淡的月光从破窗子斜照进来，将房里映照得朦朦胧胧，如真似幻，也平添了不少恐怖气氛。解红梅当然有点害怕，但她还是壮着胆子，将那年轻人从几具尸体中抱起，小心翼翼的转出房门，穿过漆黑的通道，直奔最后那间房。

夜色更深，窗外更加宁静。只有夜风不时吹动着窗纸，发着“被波”的轻响。解红梅呆呆的端坐在床前，手里依然做着针线。却再也不像先前那么专心，目光不时在紧闭的门窗上扫动，一脸焦急之色，显然是在担心解进的迟迟不返。那年轻人已被她安置在床上，脸上依然血迹斑斑，神态却极安详。

远处隐隐传来了几声更鼓，已是三更时分。

解红梅终于忍不住放下女红。站了起来，刚想走到窗口去瞧瞧外面的

动静，忽然觉得下摆被什么东西扯动了一下，急忙低头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原来正有一双眼睛在紧紧的盯着她。

床上那年轻人也不知何时清醒过来，方才扯动她下摆的，正是那人垂在床边的一只手。

解红梅抚胸喘喘道：“你醒了？”

那年轻人嘴巴翕动了半晌，才说了一个字：“水。”

解红梅赶紧把桌上的水壶提过来，小心的将壶嘴送到他口中。那年轻人一口气喝下了大半壶，才将头撇开，却无意间触动了伤口。登时大叫一声，道：“哇！痛死我了！”

解红梅忙道：“你受了伤，千万不要乱动。”

那年轻人呆了呆，道：“怎么搞的，我怎么会突然受了伤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你在青衣楼数十名高手的追杀下，只受了点伤，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”

那年轻人茫然道：“青衣楼我是听说过，那些人都厉害得不得了，可是……他们为什么要杀我？”

解红梅苦笑道：“你杀了他们少总舵主，他们当然要杀你。”

那年轻人急道：“这是哪个胡说的？我虽然每天手不离刀，却从来没有杀过人。”

解红梅不由楞住了。

那年轻人斜着眼睛端详了解红梅一阵，道：“你是不是青衣楼的人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当然不是，如果我是青衣楼的人，你还醒得过来么？”

那年轻人点点头，道：“那么你是谁？”

解红梅俏脸一红，道：“我姓解。”

那年轻人十根手指同时动了动，道：“螃蟹的蟹？”

解红梅失笑道：“二公子真会开玩笑，哪有人姓螃蟹的蟹？我姓的是下面没有虫的那个解。”

那年轻人恍然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姓的是羊角解。”

解红梅怔了怔，道：“什么羊角解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一个羊肉的羊，再加上一个菱角的角，不正好是你的那个解字么？”

解红梅噗嗤一笑，道：“看样子，你好像是饿了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我已经饿扁了。”

解红梅忍笑解开包袱，取出一袋干粮，同时也露出了一柄短刀。缠绕在刀柄上的猩红丝绳，在灯光下显得格外耀眼。那年轻人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

解红梅道：“那是我防身用的兵刃，是不能吃的，能够充饥的又有这袋干粮，你就先垫一垫吧！”说着，抓了把干粮送往那人嘴里。那年轻人边嚼边道：“原来这里不是你的家！”解红梅黯然道：“我没有家。”

那年轻人含含糊糊道：“那么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这里是千秋关的‘千秋客栈’。”那年轻人嘴巴停了停，道：“千秋关？”解红梅道：“不错。”那年轻人道：“离扬州远不远？”解红梅道：“远得很，少说也有五六百里。”

那年轻人“咕”的一声，硬把口里的干粮咽了下去，叫道：“我的妈呀！我怎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是青城四剑带你来的。”那年轻人皱眉道：“什么青城四

剑？”

解红梅眉梢也微微蹙动了一下，道：“就是青城派第七代弟子中的四名俗家高手。难道你连这四个人都没听说过？”

那年轻人摇头，浑然不解道：“他们把我带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来找梅大先生替你医伤。梅大先生是武林中有名的神医……可惜现在已经死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不禁悠悠的叹了口气。

那年轻人眼睛一眨一眨的又呆望她半晌，才道：“原来你说的都是些武林人物，那就难怪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了。”

解红梅也呆了呆，道：“我爹爹也是武林人物，江湖上都称他为‘千手如来’解进。这个人，你有没有个耳闻？”

那年轻人依然摇头。

解红梅俏脸一沉，忿忿道：“你沈二公子高高在上，当然不会把这些小人物看在眼里，可是你知道么？这些小人物，现在却都在替你卖命啊！”

那年轻人忽然撑起身子，道：“等一等、等一等……你方才叫我什么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沈二公子。你不是沈玉门沈二公子么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难怪我们说起话来格格不入，原来是你认错人了。”

解红梅跳起来，道：“什么？你不是金陵沈家岗的沈二公子？”

那年轻人咧嘴干笑道：“我当然不是。我从未到过金陵，而且我也不胜沈……”

解红梅截口道：“那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年轻人神色自负道：“我姓孟，人家都叫我扬州的小孟。”

解红梅失声叫道：“你胡说！你一定在骗我。”

那年轻人急道：“我没有骗你，我在扬州也是个小有名气的人，不信你可以到瘦西湖附近去打听打听。”

解红梅一个失神，手中的干粮“哗”的一声，整个撒在地上。她一面后退，一面摇着头道：“我不要去瘦西湖，我也不要去打听。我根本就不相信你的鬼话，我认定你就是沈二公子。”

那年轻人瞧着满地的干粮，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或许我长得很像什么沈二公子，可是我真的不是他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突然“碰”的一响，房门已被人撞开，但见一条黑影疾若闪电般的窜了进来，手中长剑一挺，对准床上那年轻人就刺。

解红梅反应极快，想都没想，随手抽出桌上那柄短刀，头也没回便狠狠的甩了出去。

只听那黑影闷吭一声，人已栽倒床前，但他手上那柄利剑，却已刺进了床头的枕头。幸亏那年轻人机警，身子一缩，已滚到床角边。

几乎在同一时间，解进也突然自窗口出现，脚未着地，暗器已细雨点般打出，硬将想陆续冲入的人给逼出门外，足尖在地上一点，庞大的身躯已落在床边，一把便将那年轻人抱了起来，扭头冲着一旁的解红梅喝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

解红梅双脚动也不动，只凝视着插在那枕头上的那柄利剑，道：“爹，那不是韩二侠的寒铁剑吗？”

解进顿足叹道：“韩昌和方烈都已被杀，咱们再不走，也要跟着他们去见阎王了。”

说话间，又是一把暗器打出，门外的人刚想冲人，又被吓了回去。

解红梅立刻收起了短刀，也拔起了那柄寒铁剑，回首望着解进，道：“从哪边走？”

解进没有回答。抬腿踢出一张板凳，将窗户砸了个粉碎，人也跟着飞出了窗外。

解红梅却倚着窗口在等，直等到那柄寒铁剑贯穿了第一个冲进扇门的大汉胸膛，她才从容不迫的自破窗中窜了出去，

在青衣楼高手的追逐下，三人在暗巷内闪躲了大半个时辰，才窜进镇尾一间黑漆漆的谷仓里。

解进将那年轻人往稻草堆里一丢，挥汗如雨道：“幸亏追赶霍天义和郭平的那些人还没有回来，否则，咱们父女早就完了。”

解红梅喘喘道：“咱们父女死不足惜，这个人，咱们非得想办法把他救出去不可。”

解进道：“直到现在，你还想舍命救他么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当然想。如果我们现在罢手，怎么对得起刚刚死掉的韩二侠和方三侠？”

解进道：“还有梅大先生，我想这个人一定是他最后的杰作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最要紧的还是整个武林。如果没有金陵沈家，今后武林的局面，实在让人不敢想象。”

解进缓缓的点了点头，忽然道：“有一件事，我觉得非常奇怪，怎么想都想不通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解进道：“这个人虽然没有武功，可是却有一双使刀高手的手掌。梅大先生纵然妙手无双，但掌中那些老茧和腕上的筋肉，却是无法做上去的。”

解红梅立刻抓起了那年轻人的手，那只手忽然也紧紧的抓住了她。虽然谷仓里很暗，但她的脸孔仍觉一阵发烧。

只听那年轻人呻吟着道：“你们不要管我，赶快走吧！免得丢掉性命。”

解进轻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听他的口气，倒有点像沈家的人。”

解红梅摸着那年轻人的手掌，道：“也许他真的是沈二公子，他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。”

解进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其实他无论是不是真的，现在说来都已同样重要。因为他即使没有沈玉门那套天下无敌的刀法，至少也可以暂时维持金陵沈家在武林中的影响力。”

解红梅沉默着。

解进继续道：“我想梅大先生肯在他身上下了这么大的功夫，抱的也一定是这种心态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可是……如果他是假的，那么真的沈二公子呢？跟我们听到的消息一样。”解红梅道：“但人死了总该有尸体才对，尸体到哪里去了？”

解进道：“当然在梅大先生手里，否则梅大先生再行，也做不出那些难辨真假的伤痕。”

解红梅又是一阵沉默，同时心里也涌起了一阵难以名状的伤感。

解进长吁短叹道：“如今梅大先生一死，所有的真相都已无法查证，就算他是假的，也变成莫的了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这么说，梅大先生也可能是以死来封住自己的嘴，否则他

大可跟这个人躲在一起，何必赶回家里去等死！”

解进道：“不错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得非把他送到沈家手里不可。”

解红梅沉吟答道：“可是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掉青衣楼的拦劫呢？”

解进道：“在这种时候，我们想把一个不会武功又身受重伤的人带出去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事，所以……我想了一个特殊的方法。”

解红梅忙道：“什么特殊的方法？”

解进道：“我已经在你背后的墙角上挖了个坑，而且已在坑里撒了药物，虫蚁一时不敢接近。你可以把他埋在坑里，叫他在里边安静的睡两天。”

解红梅大吃一惊，道：“把他埋在土里，他还怎么呼吸？”

解进在怀里摸索一阵，道：“我这里有颗蜡丸，你只要给他吃下去，二十四时辰之内就不至于闷死。”

解红梅急忙把手抽回来，接住那颗蜡丸，道：“二十四时辰以后呢？”

解进又是一叹，道：“傻丫头，这还用问么？”

解红梅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其实有二十四时辰也应该够了，问题是咱们怎么把这个消息传给沈家的人？”

解进道：“那就得看你的了。”

解红梅怔了怔，道：“那么爹呢？”

解进道：“我要想办法把他们引到另外一个方向去，你才有逃出去的希望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那我以后怎么跟爹会合呢？”

解进想了想，道：“三天之后，你可以在嘉兴城南的正兴老店等我，……如果等到月底我还没有回来，你就不必等了。”

解红梅急道：“那我以后怎么办？”

解进沉默片刻，道：“首先你要活下去，因为你还年轻，但从此绝对不能再与武林中人来往，更不能接近沈家。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更名改姓，让人永远找不到你……”

解红梅截口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解进道：“因为只有这样，才对得起梅大先生，才能永远保守住这个秘密。”

解红梅整个楞住了。

解进停了停，又道：“然后你再找个合适的人家，但你千万记住，什么人都可以嫁，就是不能嫁给武林中人。”

解红梅依然没吭声，眼泪却已夺眶而出。

解进将重要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取出来，不声不响的塞在解红梅手里。

解红梅再也忍不住一头栽到解进怀里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解进却一把将她推开，轻声叱道：“这算什么？莫忘了你是侠义中人，是我‘千手如来’解进的女儿！”

解红梅哭声顿止，只泪眼汪汪的呆望着解进模糊的轮廓。

解进道：“如今梅大先生、青城四剑等人的愿望，以及整个武林的命运，都已寄托在你的身上。在这种紧要时刻，你应该挺起胸膛才对，怎么可以表现得如此懦弱无知；”

解红梅泪眼一抹，挺胸道：“爹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解进道：“还有两件事，你仔细听着。第一，我在坑边准备了一块木板，你在掩埋他的时候，要把木板遮在他的脸上，最好给他多留点空间，即使沈

家的人不能及时赶到，也好让他多支持一段时间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我知道了。”

解进继续道：“第二，你将他掩埋之后，直奔嘉兴，切莫回头，路上遇到沈家的人，你只把消息传给他们就好了，千万不要跟着回来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爹是怕我惹起青衣楼眼线的注意？”

解进摇头道：“那倒不是。我是伯石总管一旦发现这个人是假的，会杀了你灭口。”

解红梅听了不禁倒抽了一口气，沉默许久，才道：“除了这两件事之外呢？”

解进缓缓的站起来，道：“没有了。以后一切就全靠你自己了。”

说完，转身便走，不带一丝眷恋的味道。解红梅却早已伤心得泣不成声。那年轻人一直默默的在听，这时才突然开口道：“那个人，对你真的那么重要么？”

解红梅边哭边道：“他是我爹，对我怎么不重要？”

那年轻人忙道：“我说的不是令尊，是那个姓沈的。”

解红梅一听，连哭都忘了，立刻道：“沈二公子不仅对我重要，对整个武林都很重要，否则怎么会有这许多人甘心为他赴死！”

那年轻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只可惜他们认错了人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沈二公子。”

解红梅登时叫起来，道：“人已经死了这么多，你怎么还能讲这种话！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我说的是实话。我不是告诉过你么，我不姓沈，我姓孟，我是扬州的小孟。”

解红梅气急败坏的喊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你居然还在胡说八道！你怎么对得起那些为你死掉的人！你怎么对得起我爹！”

一说到她爹，她又开始大放悲声，比先前哭得更加伤心。

那年轻人手足失措的呆望她半晌，道：“好吧！你不要哭，你说你叫我怎么办？”

解红梅哭着道：“我叫你坦白承认你就是沈玉门。”

那年轻人牙齿一咬，道：“好，我就是他妈的沈玉门，行了吧？”

解红梅呆了呆，道：“沈玉门就沈玉门，还带着他妈的干什么？”

那年轻人立即更正道：“好，去皮退壳，什么都不带，我就是沈玉门，沈玉门就是我，总可以了吧？”

解红梅这才破涕为笑，淘出手帕将眼泪鼻涕统统拭抹干净，然后忽然凑近那年轻人，认事问道：“说实在的，你究竟是不是沈二公子？”

那年轻人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道：“是，绝对是，当然是。”

解红梅笑了笑，随即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其实你除了承认是沈二公子之外，已经别无生路，因为不论你是什么人，青衣楼都不会再容你活下去的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只有做沈玉门，才有活命的机会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不错。唯有在沈府的保护之下，你才能安安稳稳的活下去。”

那年轻人沉吟了一会，道：“可是我怎么瞒得过沈家的人呢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你根本就无须隐瞒。没有人敢说你是假的，最多也只能怀疑你因负伤，暂时丧失了记忆而已。你只要装一装就行了。”

那年轻人为难道：“我对沈家一无所知，连自己是啥东西都不知道，你

叫我怎么装呢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可惜我对沈家的人事也不太了解，不过沈家有一些人物，在江湖上倒颇有名气，我倒是曾经听人说起过。”

那年轻人忙道：“哪些人物？你赶快告诉我，也好让我先打个底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双宝三仙三花婢这七个人。”

那年轻人咕的咽了口唾沫，道：“双爆三鲜三花贝？倒很像一道菜的名宇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我说的是人，不是菜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那也应该是八个人，你怎么说是七个呢？”

解红梅笑笑道：“你的脑筋倒满清楚的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那当然，否则我怎么能记得上百道菜的名称和佐料？”

解红梅怔了怔，道：“你过去究竟是干什么的？”

那年轻人傲然道：“我是扬州一品居的大师傅，也是扬州第一名厨杜老刀的得意弟子。”

我在同行中的名气大得很，提起扬州小孟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……”

就在他说得最得意的时候，解红梅忽然扑了过去，紧紧的将他嘴捂住。

只听一陈急促的步履声自仓外飞驰而过，同时，远处也在不断的响著尖锐的呼哨。

解红梅紧张张道：“八成是我爹的行踪被他们发现下”

那年轻人只点头，没吭声，因为解红梅的手掌还捂在他的嘴上。解红梅收回手掌，刚想坐起来，却发现自己的腰已被人抱住，不禁一阵耳红心跳，整个身子都已瘫软在那年轻人怀里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那年轻人才将手松开，道：“看来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”

解红梅急忙坐起来，往后挪了挪，喘喘道：“所以你千万不要再打岔，好让我把我所知道的赶快告诉你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好，你说！”

解红梅一边整理着头发，一边道：“我方才说到哪里了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你正在说沈府那八个很有名气的人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不是八个，是七个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好，七个就七个，你说吧！”

解红梅道：“双宝指的就是沈府总管石宝山和你的大嫂颜宝凤。”

那年轻人吓了一跳，道：“我的大嫂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是啊！她是你死掉的大哥沈大公子的老婆，不是你大嫂是什么？”

那年轻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对，她刚好是我的大嫂，一点都没错。”

解红梅轻笑一声，继续道：“颜宝凤是‘太原名刀’颜老爷子的掌上明珠，家世好，人又精明能干，十几年来把沈府治理得井井有条，上下几百口人没有一个不佩服她的。”

那年轻人吃惊道：“什么？沈府上下竟有几百口人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是啊！金陵沈家是个大族。你们这一支虽然人丁不旺，但你的堂兄堂弟、堂姐堂妹却有一大堆，再加上执掌各种事务的管事、家丁、仆妇、丫环、书童等等，几百口已经少说了。如果连外面雇用的人都算上，恐怕非上千不可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沈家既然有这许多人，为什么会要一个女人来管理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她是长房长媳，理应由她当家主事，这是大家族里的规矩，谁也没有话说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那么石宝山又是干什么的呢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石宝山是沈府所有管事的头头，也等于是颜宝凤的左右手，但从前沈大公子在世的时候，授予他的权力就很大，沈府对外的事务，几乎都是他说了算，所以外边的人都知道他是金陵沈府的全权总管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这个人是不是很厉害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那当然。此人不但武功极高，而且智谋超群，是武林中出了名的厉害角色，不过他对你们沈家倒是忠心耿耿。据我猜想，你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人，极可能就是他。”

那年轻人轻叹一声。道：“我倒希望第一眼看到的是你。”

解红梅沉默了一会，才道：“除了颜宝凤和石宝山之外，‘虎门三仙’在江湖上也是极有名气的人物。”

那年轻人神情一振，道：“红焖三鲜？”

解红梅轻叹一声，道：“我差点忘了告诉你，你死去大哥的名字叫沈玉虎，你叫沈玉门，所以江湖上也称你们金陵沈家为‘虎门’。”

那年轻人也不禁失笑道：“原来是虎门，不是红焖，我差点又当成一道菜名。”

解红梅忽然摸出一支竹筒。道：“可惜干粮已被我撤掉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充饥，不过我这儿还有一点酒，你要不要喝两口？”

那年轻人勉强爬起来，道：“你怎么不早说，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酒。”说着，已将竹筒接过去，昂起脖子就猛灌了几口。解红梅急忙道：“你可不能喝光，等一会还要靠它送药呢！”

那年轻人好像又触动了伤口，痛苦的呻吟着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继续说吧！”

解红梅道：“你的伤口是不是很痛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不要紧，痛不死人的。”

一面说着，一面又昂起脖子喝酒，然后又痛苦的呻吟了几声。解红梅只有呆呆的站在旁边，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。

那年轻人嘴巴一抹，道：“你别楞着，我正在等着听你说下去。”

解红梅又开始整理着头发，道：“我方才说到哪里了？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虎门三仙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哦，第一个指的就是你姐姐沈玉仙。”

那年轻人惊道：“我怎么又冒出个姐姐来了？”

解红梅没理他，继续道：“沈府得以结交权贵，虎踞金陵，至少有一半是靠她，因为她嫁的是京城里的‘神枪’傅小侯爷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原来是嫁进了官宦之家！”

解红梅道：“不错。据说她对你最疼爱，你失踪这半个多月，我想她一定急坏了，说不定现在已在金陵等着你。”

那年轻人急忙道：“第二个是谁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第二个姓胡名仙，因为他长得很胖，所以大家都叫他胡大仙。据说这个人很少走路，在府里出来进去，都要叫人抬着走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是不是他的腿有毛病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不是，那是因为他不太敢走路，听说他每走十步，身上的银子就会往上翻一倍。就算他只带一两银子，你猜走一百步之后，会变成多少？”

那年轻人即刻道：“一千零二十四两。”

解红梅埋头算了半晌，才道：“不错，一千零二十四两。你不妨想想看，如果是你，你还敢走路么？没走多远就被自己身上的银子给压死了。”

那年轻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哪有这种怪事？这简直是神话嘛！”

解红梅道：“这当然不可能是事实，只不过是形容胡大仙的生财有道罢了。沈府能够过着帝王般的生活，据说完全是靠着胡大仙的胖脑袋每天算来算去，算进来的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这么说，这个人一定是沈府的帐房先生了！”

解红梅道：“差了一点，他是帐房先生的头头。在职务上，他是财务管事；在沈府上下的心里，他却是财神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他会不会武功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沈府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没有一个不会武功。胡大仙的武功怎么样是没有人见过，不过据说你傲视武林的那套轻功，是他教出来的。”

那年轻人楞了蹈，道：“那么胖的人，怎么会精于轻功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谁知道！我不过是怎样听来，就怎么传给你，信不信就在你了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好，下一个！”

解红梅道：“下一个就跟你有切身关系了。”

那年轻人又是一楞，道：“怎么会跟我扯上关系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她是你房里三花婢之首的水仙姑娘，怎么能跟你没有关系？”

那年轻人无奈道：“好，好，说下去！”

解红梅道：“据说她本来是颜宝凤的贴身丫环，自幼聪颖过人，读书过目不忘，习武举一反三，连沈大公子都对她另眼相看，经常亲自教她读书习武。颜宝凤初时尚不在意，但到后来水仙渐渐长大，出落得真数水仙花般的清雅可人，这才紧张起来，毅然以疼爱幼弟为名，把她转到你的房里，等于平白让你捡了个大便宜。”

那年轻人苦笑道：“照你这么说，我的运气好像还挺不错的。”

解红梅道：“可不是嘛！等你进了沈府之后，那些认人指路、遮遮掩掩的事，只伯都要靠她了。到时候你就知道她对你是何等重要了。”

那年轻人微微怔了一下，道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叫我任何事都不要瞒她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问题不是要不要瞒她，而是你根本就瞒不过她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水仙姑娘年纪虽然不大，但在江湖上却已是个小有名气的智多星。据说她心思之细密，较之石宝山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像你这种对沈府一无所知的人，就算装得再像，只怕也瞒不了她多久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

解红梅道：“只好一切听其自然，不过你放心，她是绝对不会出卖你的。就算她明知你是假的，也会当真的一样把你捧在手上！”